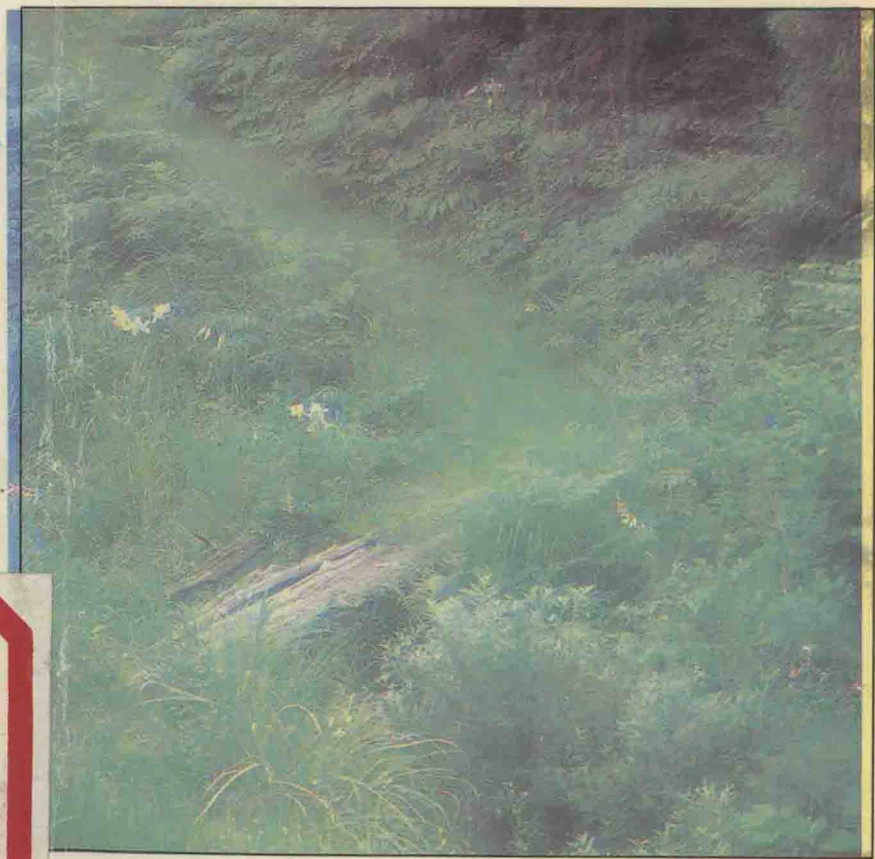


羅蘭 散文



(台湾) 羅 蘭 著

寄给梦想



海天出版社



羅蘭散文

(台湾) 罗兰 著

寄给梦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秦少波 陆建初

封面设计 王卫东

版式设计 杜 威

寄给梦想
(台湾) 罗兰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深圳)

深圳市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5.75 字数 112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01—60000 册

ISBN 7-80542-572-8/I·109

定价：4.80 元

目 录

抒 怀

- | | |
|-------------|----|
| 海滨三题 | 3 |
| 寄给梦想 | 9 |
| 当阳光照临 | 15 |
| 多色的灯海 | 18 |
| 飘飞的云 | 21 |
| 小 路 | 24 |
| 生活的脚步 | 27 |

随 笔

- | | |
|--------------|----|
| 一种颂赞 | 33 |
| 绿 梦 | 36 |
| 桃 源 | 39 |
| 国画的境界 | 44 |
| 我们的蓝天堂 | 48 |
| 闲 适 | 52 |
| 几种友谊 | 57 |
| 彩色世纪 | 62 |
| 静 赏 | 68 |

锁住这个早晨	72
生活的浪花	77

偶 感

时代的节奏	87
巷口的班头车	93
现代的图腾	98
奔劳的岁月	104
吉铮，逝去的彩虹	108
人间能得几回闻	111
盐	116
逍遥的年龄	121
善恶随想曲	130
弃 名	136
慢慢走，欣赏啊!	140

遥 寄

花如绣，草如茵	147
寄给寻觅	161
白云千嶂	167
山谷灯光	173



抒 怀

海滨三题

一、赏水

生活像是被一双无形的造化之手牵着线，以这线为半径，把你甩向那固定的圆周上，身不由己地转着。你觉得自己旋转疲累，但离不开那固定的轮回。直到忽然有那么一点外力来把你由那固定的圆周上拉开，这你才有机会由旋转中挣脱，站稳脚步，抓住自己。你才恍然忆起：

“哦，还有山哪！还有海哪！还有落日与晨星哪！”

但这“挣脱”实在谈何容易！

如果不是那好心的朋友函电交催，如果不是她“先斩后奏”，把日程、别墅、车票，统统帮你订好；如果不是她戏以“你不干脆，我就上吊”相胁迫；单凭我这易于妥协的性格，如何能挣脱缠缠绵绵的琐事？但在好友善意的催逼之下，我终于有了足够的理由毅然成行了——我总不能真的让她去“上吊”

啊!

目的地是福隆。

以前我去海水浴场，常觉乐不抵苦。原因是我并不爱游泳。炎暑天气，沙滩上恰如蒙古烤肉的大铁秤，下水泡泡，等于把自己加上一层盐，然后在“大铁秤”上足那么一烤，等游罢归来，就真的成了红炙的蒙古烤肉。

但这并不是说我不爱海。我非常爱海，爱它清晨时的澹荡，日暮后的沉雄；我也爱它在晴空丽日下的金光滟滟，更爱它在细雨微云时的苍茫空濛。以前我也曾讥笑那些去海滨而不爱游泳的人，说他们虚此一行。但现在我已悟出，去海滨原不必一定为了游泳。专为游泳而去海滨，在欣赏的意义上来说，或许正是买椟而还珠。能避开炙晒，而欣赏海的雄姿，才能有静观的收获。游泳是把自己投身其中，所得是动的乐趣；静观则是把自己提出界外，能俯览全貌，所得是静的体悟与从容的品尝。两者所抱目的不同。重点在“游”或在“赏”，原可任你抉择。

我去福隆，不是去“游”水，而是去“赏”水。所以，我一定要在海滨过夜。因为唯有那样，我才真正有“赏”水的时间。

朋友答应听我自便。到了福隆，时间是下午三时。我们先到事先订好的别墅，洗换一番之后，她穿泳装去游水，我则穿便服躲在房间里独自看书，静待日落。

当黄昏时分，烈日西沉，海风渐起，暑气全消。这时，我才陪她到餐厅那宽敞的游廊上去吃晚饭。去外海的长桥已经拉开，但见远远海天一片，灰澹澹的色调先就涂

染出辽阔与苍茫。沙滩在暮色下已不闪金，而变为沉静含蓄的浅褐。泳客均已离去，沙滩毫无阻挡的平平的伸展，通向无人惊扰的万顷苍波。这一段暮色渐深渐浓，海风渐浸渐凉的时刻，最是令人感到宇宙的无涯，和自身的渺小。

我常说，到山上、林间、与海上去的目的，是为了尝一尝那“觉得自己渺小”的滋味。这渺小的感觉，常使我非常感动，仿佛自己是一个常会迷失于红尘中的浪子，难得有机会投入母亲的怀抱，在母亲的抚慰与善意的责备之下，愧悔着自己的狂妄与孟浪；痛定思痛地抚摩着自己在世间流浪时的种种伤痕，而醒悟到自己原来仍只是一个无知无识的稚子。那种因真正受到保护，而完全解除了伪装坚强的踏实之感，与痛定思痛的心情，总是在这样的海上黄昏时分笼罩而紧拥着我。在这时，我才真正得到了度假所应有的心情上的安闲。

到夜幕低垂，海天相接处逐渐亮起了点点渔火，海的声音开始真正沉雄的时候，在这里过夜的游客都早已入睡。我和朋友坐在内海的沙滩上，听着涛声谈心。我们那零星片段的无甚意义的谈话，随说就随着静静的海风飘逝。疏落的星点，在天上远远的，静静的；夜晚的云也远远的，静静的。只有涛声，一排排的自地平线的那一端轰隆隆地奔腾而来，又一排排的消失在沉睡的沙滩上。多半的时间，我们谁也不想说话，只专心倾听着海的声音。那是一页最沉雄的大乐章，世间任何乐器也无法模拟的、最谐和、最丰美的声音。

沙滩被海水轻轻的抚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烦杂，忧伤焦虑的心情，也如这沉睡的沙滩，被海水轻轻的抚平。

二、我们的太阳

临睡前，我们相约明晨起大早去看日出。

四点五十分，我和朋友披着晨衣，便轻轻地跑上那栋二层楼上，去迎接我们的太阳。

远远的东方，宇宙之王的帘幕深垂，呈深深厚厚的灰色。渐渐地，我们看到帘幕内层的紫红纱帐，我们仿佛听到君王升殿时那庄严的号角，也逐渐看见了随着它缓缓升起的金色的宝座。那宝座，壮丽辉煌地在海天之际展现，而我们的太阳正在帘幕后面以君临天下的雄姿，和令人震慑的威仪，慢慢地上升，慢慢地上升。那深垂的帷幕挡不住她的威仪，透过那帷幕，我们看到她的金冠华冕，与绣金镶钻的龙袍。而她金色的宝座在远远的海上，恰如一流熔岩，把海与天的交界处染得金红一片，灿烂光华，令人不敢逼视。

我低声赞叹地对旁边朋友说：“我好感动，这种威仪真令人感动！”

朋友无言地点头。过了好一会，她才说：

“这景象，令天下画家相顾失色，文人闭口无言。”

真的，没有任何一支彩笔，任何一组文字，能描绘出宇宙之王升殿，君临万方时的赫赫威仪。

当她以光华耀目的雄姿升起在蓝天碧海之上时，我们只能想象，那堂皇的号角与海天的交响，所奏出的万方颂赞的乐章。

人类能做什么呢？

在这宇宙之王的威仪之下，怕只有承认自己的渺小而剩下虔诚的膜拜吧？

三、小 屋

朋友一路都在赞赏海滨的小屋。

并非那小屋有何特色，而只因为它是筑在海滨。

筑在海滨的小屋，可以听风，可以听雨；当然，主要的是可以听潮。其实，更主要的是，它远远离开人间烦嚣，建在这与海天为邻的岸滩。它可以除去风声、雨声、潮声之外，别无其他声音。

难得的是，它周围有些低矮的树木与小花。

朋友一路都在说，我们下次要在秋季和冬季来。那时，这里不会再有游客，将会更静。

秋天来临时，这里日午的阳光将很柔和，沙滩将很温暖。我们可以不必一定要等到夜晚才去赏水，而可以在和煦的秋阳下，安闲地将赤脚埋入温暖的沙滩，在那里闲步。我们当然更要坐在那样的沙滩上，看秋季澄蓝的长天与大海。

冬天时，海风将很强劲，你将欣赏到一片雨意深浓的灰色云天，与怒涛汹涌，激荡心弦的海面。那时，你将更

体尝到那份对庄严宇宙的惊服与震慑，而挥离那与日俱增的属于人类的浅薄与狂妄。挥离了那份浅薄与狂妄，你才可以找到心境的澄明和与世无争的恬淡。

朋友说，假如你要安心写稿，这海滨小屋也正是理想的处所。你不一定要煞费心思地去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海滨小屋或山上的茅舍。人生本来如寄，到头来一切均不会真的属于自己。与其为琐事营营，不如让我们更自如些。当有现成的小屋可以暂时寄居时，又何必关心它是否属于自己？

乘车赋归途中，时见山间村落，升起袅袅炊烟，溶入苍茫暮色里。那些山村人家，在天地间也无非寄居一时，人们寄于此，或寄于彼，原不必认真执著，也无法认真执著。能洒脱些，何不洒脱些呢？

车行平稳，暮色渐浓。

在些微倦意笼罩之下，我闭上眼睛，耳边但闻车声隆隆。经常萦怀的那些得失荣利，不觉淡焉若忘。

寄给梦想

这些天，你一直心神不宁，一会说要去山上，一会说要去海滨。你天天细读报纸上的房地产广告，一遍又一遍的计算你并不丰裕的荷包。你说要买一块小小的地，在上面搭一间小小的房子。要旧式的、要石头砖瓦盖的、或木料的。你说，你不要豪华，只要轩敞；你不要漂亮，只要静寂。

于是，有一天，你说你看中了一块小小的地，在远远的山上。那里真是很远，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山峰，折向一个低低的深谷，再攀上另一带幽寂的峰峦。那里只有一个通路，通往一个长着茅草和少数琉球松的山头。那里山高、风劲，琉球松吹着哨子般的音响。在那山头的西侧，临着深深的谷涧，对着陡峭的空山，有一片小小的可以属于你的地。你说，那里地价格便宜，适合你的荷包；而那里杳无人踪，适合你的梦想。

你三番四次地冒着烈日，攀过山头，去看那可以属于你的小地。你又兴高采烈地四

处筹措可以属于你的款项，以便在买地之外，尚有余资，可将你梦中的小屋兴建。

在一切买卖立约、过户、鸠工等等手续尚未开始之前，你已无数次在你心中绘出小屋的蓝图，和将来隐居其中的美丽远景。你说，“将来，一日有空，我就将跑去那幽寂的山上，投进我无人的小屋。”在那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点简单的器物，和一个可燃木柴的壁炉。夏天里，让满山绿意和一涧泉声伴你。而你可以效古人“山间偃仰无不至”。可以效古人去听“石泉淙淙若风雨”，看“桂花松子常满地”。可以“云深不知处”，可以“终年无客长关闭，终日无心长自闲”。

冬天里，你可以升一炉柴火，燃松枝以取暖。然后，你将写短笺，约好友，说“君但能来相往还”。你们可以在那里谈古论今，读旧书，赏古画。你们也可以竟日高卧，不问世事，你们也可以“弹琴复长啸”，一享豪纵之乐。住三数日、五六日、九十日，全随你意。

当然，你更要在那里写稿。携一二十本稿纸上山，埋头去琢磨章句，编织梦想。你相信，那时你文章产量当可丰饶，内容当较飘逸。……

这梦——山居之梦，独处之梦，逃世之梦，自由自在之梦，日以继夜，在你心中鼓荡。你为它欣喜，为它着迷，为它奔走——在崎岖盘折的山道之上。

于是，价钱谈妥，地界分割谈妥，草约随时可签，你随时可拥有那块小地，而建立你的梦想于那块小地之上了。你忽然从梦中醒了过来。你忽然问自己——你什么时

候去住呢？

你不上班了吗？周末？周末孩子都在家，你不陪孩子了吗？带着孩子？他们并不爱那无人的空山。而且，你必须承认，你要那间小屋的目的正是不打算带着孩子。

那么，在休假的时候？当然，你一年可以有一二次休假。但只这一二次，其余的时间，你就让它空着？你说可以雇个人去看守和打扫。雇谁呢？谁愿如你一样的去那深山独处呢？

那么，你说，到你退休之后？你什么时候退休呢？退休之后，你是否还有足够的健康，使你仍具有这份逸兴豪情呢？而且，你去山上时，谁来照管你现在的家呢？你怕不怕那时忽然生病？山间多雨的气候，会不会为你的风湿助虐？你不知道，你不能肯定。你并不愿花了不少的钱，盖了一个房子，而让它常年空着。

或许你根本就不必盖那样一个房子。你所要的并不真正是那样一个房子。你只是想要逃开，想有一个时间让你逃开。逃开生活的诸种牵绊。

最近这些年，我不只一次听你诉说被生活牵缠得苦。你说你心理上有一种病态，你好怕绳子、铁丝和电线。因为他们象征纠缠与牵绊。你说，每当你看见一团乱糟糟，纠缠不清的绳子、铁丝、或电线的时候，你便迫不及待地把它一下子扔出去，扔得远远的。那样，你就会有一种挣脱的快感。你厌恨一日三餐的烦琐。你说，即使全家都不愿吃饭，你也必须下厨。因为你是主妇，而那正是主妇的职责——宁可下厨忙二三小时之后，饭菜只在桌上摆一

摆，便即撤下，你也不能因大家并不想吃而在厨房缺席。你说你不知道那是为了什么。你只是必须那样去做而已。你也厌恨越来越复杂的生活内容。有一天，你把好几架电扇都卖了，把好几箱衣服都送人了，把好几大篓书都扔了。你说，那些都是牵绊，都令你烦累，消耗你的精神，剥夺你的时间。但是隔不多久，你又买了三架新的电扇，你皮包里又有了一叠新的发票——布店的、鞋店的、家具店的、百货店的。……你说家里人要用，你没有办法不买。

你讥笑洋人喝酒，每一种酒有每一种的杯子，而他们把能拥有许多整套的“玻璃器皿”引以为荣。你说，他们那是“大狗钻大洞，小狗钻小洞”，香槟酒杯为什么不能喝白兰地？啤酒杯也不妨喝马田尼。当然，最好是既无香槟白兰地，也不要啤酒马田尼。如爱喝酒，只要是“酒”也就行了。但是，你的架子上，仍是有越来越多的各式酒瓶，有越来越多的各式杯盏。你厌恨它们，但你必须照料它们，去洗、去擦、去把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而你几乎从来不动用它们。正如你所说，人们买许多东西，似乎只是为了让自己去照料它们。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拥有许多东西，正是他们人生的目的。那是“丰裕”“富足”“豪华”“气派”所代表的真义。而对你来说，那却只是累赘与牵绊。你厌恨这些，却无法摆脱这些。因此，你总向往那深山里的一间小屋。

我听你说过不知多少次了，只是这一次比较具体而已。